

第五课：天主的眷顾

对天主在我们世界的神圣干预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提出问题是合理的。在每天的生活中接受天主的眷顾是对天主望德的表现，这并不排除对自由的责任行使，而这自由也是天主计划的一部分。天主的眷顾帮助基督徒在一切境况中都对天主有如子女般的信赖。

2025年10月15日

1. 前言：天主能够在历史中干预吗？

2. 眷顾和保存

3. 圣经中的眷顾

4. 眷顾和自由

5. 邪恶

6. 天主的眷顾与基督徒的生活

基本书目

1. 前言：天主能够在历史中干预吗？

有不少宗教实践的方式确实是对圣经中眷顾人类的天主之形象的强烈扭曲。当一切都顺遂的时候，很多人根本不记得天主。但当他们经历人生的困难时，他们就去投靠天主，并抱怨天主忘记了他们和仿佛要天主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坏事负责任，并要求祂

尽快出手去解决这个不堪的情况。这是一种「修补墙壁破洞」的天主概念，是圣经所启示的那位天主的一个讽刺。

无论这种形象在流行文化中多常见，我们确实可以问天主在我们世界的神圣干预是否可能和是否有效？对一些人来说，原则上，天主不能干预，因为祂一创造了这个世界，祂便离开了它，因为这个世界靠它自己的规律来运行；另一些人认为，天主有一些时候会干预，特别为了修补人间事件的混乱；最后，也有人认为天主在一个脆弱、腐败的受造界是不断地行动的。如果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是对的，那么，一个无力引导其受造物的造物主有什么全能性可言？如果最后一个观点是对的，那么，受造物的自主性和自由又在那里？

2. 眷顾和保存

创造并非从一开始就完成的，天主以「*in statu viae*」的模式去创造，即

是，朝向某个最终待完成的状态。因此，不能将受造界化约为它的开端；一旦创造之后，「天主并没有置之不顾。祂不但赐给它们存在，还时时刻刻地保存着它们，给予它们活动的能力，引导它们达到自己的终向（《天主教教理》，第301号）。圣经将天主在历史中的这种行动与祂的创造行动相比较（参阅依44：24；45：8；51：13）。智慧篇特别说明天主保存祂受造物的行动。「如果你不愿意，甚麽东西能够存在？如果你不吩咐，甚麽东西能够保全？」（智11：26）圣保禄更进一步，将这保存的行动归于基督：「他在万有之先就有，万有都赖他而存在」（哥1：17）。

基督徒的天主不是一位在完成其作品后便离开了的钟表匠或建筑师。这种形象是自然神论的想法，他们认为天主不在意人间的事务。但这是对真正的创造者天主的一种扭曲，因为它过份地将创造从天主对世界的保存与治理分开。自然神论误解了创造的形上

观念，因为创造作为存有的一种给予，在其自身就有受造物的本体上的依赖性，而这种依赖性和受造物在时间中的延续性是分不开的。这两者共同为同一个行动，即使我们在概念上可以区分它们：「天主不是以一种新的行动去保存万物，而是祂给予存有之行动的延续，这种行动是没有动态和时间性的。」[1] 因此，保存的概念是创造行动和天主治理世界（眷顾）之间的桥梁。天主不只创造世界，和使之持续存在，祂也「为引导万物作出各项措施，使能达到它们应有的最后完美」（《天主教教理简编》第55号）。

3. 圣经中的眷顾

圣经呈现天主绝对的主权，并且不断地见证天主如父亲般的照顾，无论是日常的小事或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参阅《天主教教理》303）。创造者的权威（「治理」）表达为一位父亲的关怀（「照护」）[2]。古代的

信经用希腊文的 Pantokrator 去表达治理的这一层面，这一层面应与「牧者」的形象共同来理解：「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咏23：1）。天主的照顾与祂的权威都是与智慧相伴的，这「智慧施展威力 (fortiter)，从地极直达地极，从容 (suaviter) 治理万物」（智8：1）。在新约中，耶稣借着祂的行动和教导肯定了这种观念。事实上，基督自己便是天主「降生」的眷顾，作为善牧照顾人类物质和属灵上的需要（若10：11,14-15; 玛14：13-14），并且，祂教导我们将自己交托给祂的照顾（玛6：31-33；玛10：29-31；路12：24-31；路21：18）。如此，那创造者的圣言，同样也维持并引导万有，并在降生成人以后，以可见的模式展现祂对万有的眷顾。

即便如此，我们还没有触及这一教义最深的层次。在最深处，我们看到自身蒙召的目的地，也就是天主的国，

正是天父在创世以前就有的计划，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完美无瑕疵的；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义子的名分，而归于他，为颂扬他恩宠的光荣，这恩宠是他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与我们的（弗1：4-6）。「人与世界在基督内，在天父永恒圣子内的预定，使得整个关于天主眷顾的教义获得一种救恩论与末世论的特性」[3]，并将这教义放置在过往的人从未想过不同层次中。我们并非走向某种无限的地平线，而是在那条与我们的创造者和父亲相遇的道路上。

4. 眷顾与自由

一旦我们排除了天主不能在这世界中有所作为的看法，其他的一些问题就会出现：这是不是代表受造物——特别是那些自由的受造物——并非真正的因？如果一切事情的发生，都

是在一位慈爱天主的治理下，为什么邪恶会存在呢？天主是一直在行动、仅偶尔行动、或是我们必须认为天主从未行动过呢？

天主保持万物是既在他们的存有中，也在他们的行动中。事物并不仅仅是存在着，而是在时间内有所作为，产生效果。神体性的受造物是自由地行动的，其行动是自己的，不是天主的，然而，天主是支撑着这些行动的，以自己作为他们自由的保障。因此，圣多玛斯正确地区分了天主创造性的原因性，以及受造物的原因性，亦即：第一因和第二因[4]。每一件东西，在其阶层内，都是百分之百的原因，因此，在承认没有天主我们什么也不能作（参阅若15：5）和承认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的行为而不是天主的行为之间，是并没有任何冲突的。

天主治理万有并不代表祂不尊重受造物的自主性。如果我们想像一个「处处管闲事」的天主，就是以一种「行

动主义」的概念去混淆了创造和眷顾，彷彿天主必须不断地纠正世界的混乱。与此相反的则是一种自然神论的主义，根据这种主义，天主并不在历史中介入（或至多，只在关键时刻才介入）。如果行动主义强调在创造中天主的持续地介入，自然神论则强调天主的超越性和受造物的自主性。前者过度地将创造与眷顾混为一谈，后者过度地将它们分开。

根据圣多玛斯，为了治理世界，天主依靠第二因，而同时尊重属于他们自己的范围。这种作法展现祂的美善，希望依靠受造物来将创造引导至其完善[5]。因为天主引导一切，所以第二因以某种方式是为眷顾计划服务的。受造物，特别是那些自由的受造物，都被召叫在履行天主计划这一事中与天主合作。[6] 这首先在天使那里发生，圣经特别将天使呈现为天主眷顾的参与者。「上主的众天使，请你们赞美上主，你们是执行他命令的大能臣仆，又是服从上主圣言的听命

公侯」（咏103,20）[7]。而对人也是一样，天主托顾他管理物质世界（参阅创1：28）。由于天使和人类是自由的，他们也可以反抗天主的旨意或以相反于天主旨意的方式去行事。这是否代表天主的眷顾不会完成呢？我们又怎么解释世界上的邪恶呢？

5. 邪恶

如果天主以美善去创造、维持并引导万有，邪恶是从那里来的呢？「对这个如此迫切又不可避免、如此痛心而又深奥的问题，任何仓卒的答案都是不足够的。唯有整体地看基督徒信仰，才有这个问题的答案（……）基督徒的讯息中，没有一点不对恶的问题部分地提出答案。」（《天主教教理》第309号）

因此，我们必须面对在一个美善的天主创造的美善世界中存在着邪恶这一问题。圣多玛斯认为，天主的眷顾并不排除在事物中有邪恶。天主并不是

邪恶的成因，但祂也不压抑第二因的行动，这些行动是可以失败的；在一个第二因的效果中的缺陷是来自那第二因自己的，而不能归咎于第一因 [8]。

我们常会提到天主对于恶的「容许」；这代表着邪恶也臣服于天主的眷顾。

「全能的天主（……）本身既然是至善的，如果祂的能力和仁善不会从恶中作出善来，便不会允许任何恶存在于祂的受造物中。」 [9] 圣多玛斯告诉我们，天主愿意从邪恶中取出善来，多过完全不允许任何邪恶的存在。天主的美善允许邪恶的存在，而从这些邪恶中获取更大的善。天主是「普遍照顾一切事物的主宰」
(*universalis provisor totius entis*) [10]。

天主借助人类去参与祂的眷顾，而即使当他们作恶的时候，天主也尊重他们的自由，（参阅《天主教教理》第302、307、311号）。天主「在祂

的全能眷顾中，能由受造物所造成的恶果，甚至是伦理的恶果中，引出善来」（《天主教教理》第312号），这是使人惊讶的。整个人类的历史都可以藉着以下这端道理来诠释，依据圣保禄所说的：「你不可为恶所胜，反应以善胜恶」（罗12：21）[11]。

很多时候，邪恶看起来比美善更强大；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了人性自然的倾向，就是要相信最终美善会得胜，而且它确实得胜，因为爱是更强大的。对恶的经验使天主的全能与其在历史中行动的神圣美善之间的张力呈现在人面前，这种张力从基督十字架的事件中获得奇妙的回应[12]，这十字架事件彰显了天主存在的模式。

基督徒对恶的定义是一种缺性，而不是宇宙的组成部分。坚持邪恶的存在，但同时坚持它没有实体，意味着克服一种两难：一方面要以天主无限的美善和能力之名去否认邪恶的事实；和另一方面因着邪恶的事实而去否定

天主无限的美善与能力。如果我们考虑整个受造界的最终发展，创造的事实意味着如果没有一个存在物被剥夺某些东西，就没有缺性可言，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善作为根基，便没有恶。绝对的恶是不可能的。善远比恶更加基本和强大。[13]

对于这个问题「如果天主存在，邪恶是从那里来的呢？」圣多玛斯回答：

「如果邪恶存在，天主就存在。因为如果善的秩序消失，恶就不会存在，因为善的缺性正是恶。而如果天主不存在，善的秩序也就不会存在。」

[14] 这个世界虽然不完美，虽然有恶存留于其中，但这个世界确实存在；因此，天主也存在。邪恶需要依附某个主体才能存在（如果没有某人被剥夺视力，就不会有盲眼这件事）。这并不是一个悖论，邪恶证明了天主的存在，因为它使我们发现一个非必然的主体假设了一个绝对主体的存在。

6. 天主的眷顾与基督徒的生活

在阅读圣经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些文本明确地展现天主的眷顾，特别是在智慧书中；而在救恩和历史类的文本中也隐含了天主的眷顾。在后者，我们可能觉得天主有时干预，有时则不干预，仿佛在些时刻祂隐藏了自己。我们该怎么理解这一点呢？

圣经有自我矛盾的地方吗？其实，并不是如此的。天主的眷顾是一直存在，而且是真实和延绵不绝的。只是人类自己很多时候不懂得将发生的事情视为天主的眷顾。天主既在看来是美好的事情上，也在容许邪恶和痛苦的事情上将自己展现出来。旧约教导我们要在一切事情中寻找并发现天主的踪迹，正如约伯在失去子女、财富和健康后对他妻子所说的：「难道我们只由天主那里接受恩惠，而不接受灾祸吗？」（约2：10）[15]。

在被钉十字架的基督身上，时而看似模糊的天主眷顾得到了明确的解答，「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能」（格前1：24）。「如果我们透过信德发现

这种力量和这种『智慧』，我们就已经在天主眷顾的道路上了（……）。

因此，天主眷顾就被启示为天主与人并肩同行 “[16]”。基督的受难和圣死是历史上最大的不公义，但天主从中取出了最伟大的美善，也就是人类的救赎。

这个考虑对基督徒的灵修是有裨益的。对于人来说，知道自己是被一位作为父亲和眷顾人的天主治理，而不是被盲目的命运主宰，是一种心灵的解脱。圣人们的见证（参阅《天主教教理》第313号）鼓励基督徒去明白「天主使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获得益处（罗8: 28）是多么有必要[17]。每天都接受天主眷顾的事实是超性望德的行为，这并不排除负责任地行使自由，而这种自由也是纳入天主计划之中的。如此，对天主眷顾的信德带领基督徒在一切境遇中都对天主有着子女般的信靠：在获得美善东西时去感恩，在面对似乎很糟的事情时率真地将自己投入天主的

眷顾中，因为天主在邪恶中都可以带出更大的美善。

基本书目

- 《天主教教理》，第302-324点；
《天主教教理简编》，第55-58点。
- 若望保禄二世，关于眷顾的教理讲授，由1986年4月30日至6月25日。
- 若望保禄二世，《我信天主圣父：关于信经的教理讲授》(I)。

[1] 圣多玛斯，《神学大全》，第1卷，第104题，第1节，释疑4。

[2] 参阅若望保禄二世，普通觐见，1986年5月14日。

[3] 若望保禄二世，普通覲见，1986年5月28日。

[4] 参阅圣多玛斯，《驳异教徒大全》，第3卷，第95章；同书第148章。

[5] 「天主的行动并不排除第二因的行动。此外，第二因行动所产生的效果是受制于天主眷顾的，因为天主自己规划那些个体物，如其所言。因此，第二因是天主眷顾的执行者。」圣多玛斯，《驳异教徒大全》，第3卷，第77章。

[6] 若望保禄二世，普通覲见，1986年4月30日。

[7] 「第102首圣咏的最后一节指出，天使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参与天主对受造物的治理，如『执行祂命令的大能臣仆』，这是依据天主眷顾所建立的计画」（若望保禄二世，普通覲见，1986年7月30日）。

[8] 参阅圣多玛斯，《驳异教徒大全》，第三卷，第71章。圣多玛斯追随圣奥斯定，区分作为罪咎的恶与作为惩罚的恶。此处他在谈论作为罪咎的恶，因为他诠释依45：6-7（「除我之外，再没有另一位。我是上主，再没有另一位；是我造了光明，造了黑暗；造了幸福，降了灾祸：是我上主造成了这一切。」），将之理解为惩罚；也参阅《神学大全》第1卷，第49题，第2节。

[9] 圣奥思定，《基本教理手册——论信、望、爱三德》，第3章，第11节。

[10] 圣多玛斯，《神学大全》，第1卷，第22题，第2节，释疑2。

[11] 参阅若望保禄二世，《回忆与认同》。

[12] 「关于天主眷顾之真理如何与世间的恶与痛苦并存的问题，若没有基督，人便不能作出最终的回答。的

确，一方面，基督——降生的圣言——证实（……）天主就在受苦的人身边；更甚于此，祂自己就背负人世间的多种苦难。基督同时也启示了这种苦难具有救赎和救恩的价值与力量

（……）因此，天主眷顾的真理就借着基督十字架的『威能和智慧』，而得到其末世论的最终意义。关于人世间的恶与痛苦，那最终的回答来自关乎‘在基督内的预定’的天主启示，也就是说，从人被召叫去参与永生的角度来理解”。（若望保禄二世，普通觐见，1986年6月11日）

[13] 关于此问题的深入探索，请参阅 C. Journet枢机，*El mal: estudio teológico*，Rialp，Madrid 1965

[14] 圣多玛斯，《驳异教徒大全》，第3卷，第71章。

[15] 大圣额我略的释义：「无论是俗世的或是永恒的财富，都是天主的恩赐。然而，邪恶却是上主所说的那种现世的不幸，祂藉着先知说：‘我是上

主，再没有另一位；是我造了光明，造了黑暗；造了幸福，降了灾祸。』

（依45：6、7）（……）祂形成光明，并创造黑暗，因为借着创造外在黑暗的痛苦打击，祂智慧之光在内里得以燃点起来。祂带来平安也创造不幸，因为当我们与天主在一起，就能重新获得平安，但当我们滥用天主所创造的美好之物，那本来是美好的事物就成了我们的不幸。藉着罪恶，我们冒犯天主；因此，我们借着不幸回归到天主的平安，这也是正当的。如此，当一件好的受造物为我们变成了痛苦的原因，我们就被纠正了，我们的心灵便谦逊地回归到造物主的平安。」（大圣额我略，《伦理书》，3,9,15;第1册。）

[16] 若望保禄二世，普通觐见，1986年6月11日。

[17] 延续教会历史上多位圣人的经验，保禄的这个说法是经常在圣施礼华的唇边的，他常教导并亲自活出对

天主圣意充满喜悦的接受（参阅圣施礼华，《犁痕》，第127点；《十字苦路》，第九处，默想第4点；《天主之友》，第119号）。

pdf |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https://opusdei.org/
zhs/article/Di-Wu-Ke-Tian-Zhu-De-
Juan-Gu/](https://opusdei.org/zhs/article/Di-Wu-Ke-Tian-Zhu-De-Juan-Gu/) (2026年2月1日)